

說郛卷第二十一

隋唐嘉話

三卷

唐劉

餽

鼎陽人

薛道衡入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云庭艸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祕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

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于是羞而止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永嘉中爲僧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揭及帝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辨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揭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及知在辨師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揭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于昭陵

劉賓客嘉話錄

一卷

唐韋

絢

江陵少尹
京兆人

絢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拏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

尙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語論劇談卽席聽之退而默記今錄之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大中十年韋絢序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于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違逆天地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罪稔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峇巖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聞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逆胡將亂于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
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
正月果正月敗亡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

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鳴其形胸臆

上音屈
下音區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曰苦
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
天報之也

菜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萄因張騫而至也
綯曰豈非頗稜國將來時語訛爲菠稜耶

公嘗于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耶又嘗
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絳州碑碧落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

訓誥
讀

爲先妃所製陳惟

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

荀與能書嘗寫狸骨方

狸骨理勢方也

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擬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

古鑄字皆須妙手篆鐘故鑄方得鑄刻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

王方慶

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

舊法書帖在乎方慶遂進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惠卽非異器定矣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刻

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也况其官與壽乎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郗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瞻部洲之聖人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白而賞賜甚厚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

州司戶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天隱子 一卷

唐司馬承禎

正一先生
字允微

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于伯陽遺照齊于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集道風惜乎世人天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易簡而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司馬承禎序

神仙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于

內遺照于外自然異于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于修

我靈氣勿爲世俗之所淪折遂我自然勿爲邪見之所凝滯則成

功矣

喜怒哀樂憂
飢飽勞逸
八者氣之邪也
去此成仙功也

易簡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之德也

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爲而已

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世人學仙反爲仙所迷者有矣學悉反爲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 易有漸卦老氏有妙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故習此五者曰五漸之門先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節食調中磨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炁而食五行之物

而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其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道家權宜非永絕粒食之謂也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身之稱有飢卽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皆宜戒也手常磨擦皮膚溫熱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裯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庫庫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傷于明暗則疲疾生焉此所以居處之室必使之能向天地之炁若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傷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故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卽闔風息卽開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取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適其外

曜內以安其心外以安其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尙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慾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卽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心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視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夭耶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 坐忘者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乃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于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

齋戒謂之信解

言無信心
卽不能解

安處謂之閑解

言無閑心
卽不能解

存想謂之

慧解

言無慧心即不能解

坐忘謂之定解

言無定心即不能解

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

解夫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

而言謂之易

變則通久則變

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

老子道德經是也

本一性

而言謂之真如

釋氏法華楞伽經皆一性

入四真如歸于無爲

至無爲佛化身有爲

皆一性

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

性貞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貞吾皆以神仙解之在人謂之人

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故神仙之道同歸一門

謂五漸終同歸于仙矣

後序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中或謂自然曰蓬萊隔

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

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曰古來

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

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

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耶紹興壬午從事

鄧知台州黃岩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楊文公談苑

十五卷

宋黃

鑑纂集

字唐卿
江夏人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天下學者所
伏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輒獲異
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削牘藏弃以爲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
公之里人有俊才爲公所重幼在外舍遠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
諸公爲多但雜抄廣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予因
而掇去重複分爲二十一目勒成一十五卷輒改題曰楊公談苑
中書後閣宋庠序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王彥超遺十千遺之後卽位悉徵藩侯入覲
宴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論疇昔公勤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
功能可紀願納節符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
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

安可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復遣卿還鎮一政以爲報餘諸帥悉歸班

太宗作奕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閣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諸學士始能曉之皆歎伏神妙前後待詔等衆對奕多能覆局爲圖于祕閣

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交雜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笙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故圖之法甚爲簡便

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爲戲者賓客李至言于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尙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歎

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祭穀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晉楊光遠以青州大將爲節帥卒少帝命穀艸文以祭之設立具艸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寇山東起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錢昭序鄧王俶之族子也爲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道初獲赤烏白兔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兔爲陰類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顧茲希世之珍乃有同時而見當時傳誦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院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首句云上帝之休雖眇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尤激賞其才美

千字文題云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誤爾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敕至唐顧慶中始云不經鳳開鸞臺不

得稱敕敕之名始定于此

砌臺卽今之擦臺也王侯家多作砌臺以爲林觀之景唐張仲素詩云寫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見青使意上直錢來卽知唐末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曰承裕幼時其父戲補砌臺使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左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馮暉爲靈武節度使其威名羌戎畏服號麻胡以其面有黥文也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浸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敕書處分公事曰敕榜文號令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書批羣臣表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蕃書道醮曰青詞釋門曰齋文教坊宴會曰白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布政榜號薄隊名讚佛文疏語復

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文表歌頌應制之作舊說唐朝宮中常于學士取眠兒歌僞蜀學士作桃符孟昶學士幸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雲莊四六餘語 二卷

宋相國道 中字深

帝王之制備載乎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多以四字爲句惟鮮對偶後之制誥間以六字而以四字成聯者亦多賦者古詩之流古之賦則六多詩三百篇其間長短句固無幾足以盡四字句之旨此四者殆四六之所從祖

徽廟以于闐玉增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涵三通太和于一氣乾元用九增寶歷于萬年包括璽文無一遺者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云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出

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
愠吏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
他盤洲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予將有
西疇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師廣
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則似之

玉牒所記非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
在焉仙原積慶特其一條耳前此進玉牒成書表略能備言之惟
于湖一表終始對說其辭有云帝係勤鴻燦科條于屬籍聖謨啓
訓嚴祐典于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于天潢周誥商盤儼仙躋于
東壁惟昭穆親疏之有序與文章號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
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容玉牒方爲兩盡
昭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汎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
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卽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